

戰亂人生啟示錄

李發強

一、前言

「世事紛紜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知」，歲月無情，天地有情，生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在多少聖哲賢能、仁人志士、為政治文化、思想學術，創造了光輝的中華偉業。也有異議之輩不甘寂寞，為歷史寫下「治亂相乘，分合無定」的紀錄，讓人生五

味雜陳。

歷史是生命的運動場，記下每一時空的真假對錯和是非善惡；歷史也是一扇窗子，讓人間看到過去、現在和未來。以史為鑑，原知「是非成敗轉頭空」，但是為求生存必須奮鬥，於是有人地方必有恩怨，有事的地方就有是非。在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的「是非爭議」之下，輕則對立，重則對抗，於是又發生了戰爭與和平的循環，變成「人類永遠製造戰爭，戰爭亦必然永遠改造人類」。人類歷史就在戰爭與改造的循環中前進，勢衰道微的戰亂時代，已非某一時代的專利。生而為人的我們，有難逃的宿命。人類生存就離不開戰爭與和平、政經文化、宗教信仰、人性善惡、世事難全、和世界多變的問題中。我們遺憾，人類的奮鬥，竟造成戰爭沒有末日。政治沒有包容、宗教也是挑戰、人性善惡難說、現實落差理想、治亂考驗智慧。但是我們也不能徬徨待斃，縱然我們不能改變氣候，也應鍛鍊身體。因此我們要負起使命，「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從奮鬥哲理看，宏揚文化、王道政治及共存共榮，化解人類戰亂、改造人類宿命，已是人類難以規避的天命！

二、先說人類的宿命

(一) 戰爭沒有末日

人爲萬物之靈，是世界的主人，由於人與事的是非爭議，而發生足以使人痛苦、毀滅的戰亂，造成如白居易詩所說「時難年荒志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尤其如杜甫石壕吏詩所說「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牆走，老婦當門看」。老婦告訴來吏說「我家三男戎，二男死、孫方乳，媳無裙、翁逾牆」。道盡一家父子、兄弟、祖孫、婆媳的慘況。再如二次大戰中，希特勒殺死猶太人六百萬、日本人殺死中國人四千萬，國共內戰在東北、平津、徐蚌三大戰役中，死傷一五〇萬人以上，中共從三面紅旗到文化大革命，使我同胞非自然死亡人數達八千萬以上，是抗戰死亡的一倍，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

總和。民國三十八年中共渡江成功，毛澤東賦詩說：「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不無悲天憫人之思。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金門砲戰」，共軍於四十四天內，向金門彈丸之地，發射砲彈近五十萬發，平均每一平方公尺落彈十發以上。可知戰爭是何等的殘酷，因此世界名人羅素說「寧願投降，不要戰爭」。戰爭不斷的中國人曾痛苦的說「寧做太平狗，不做亂世人」。雖然戰爭也是自由的代價，但是永不停止的戰爭，其代價太高了，不問是正義之戰，還是邪惡之戰，我們又何忍「飲鴆止渴」，爲了勝利使戰爭沒有「末日」。

(二) 政治缺乏包容：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也就是統治國家一切行的總稱，更是國家權力活動的中心。柏拉圖曾說「人是政治的動物」，因此我們可以不喜歡政治，但政治會關係人生禍福，所以關心政治是我們自我保護的責任和權利。因爲政治的最終目的，是在爲人類謀最大的幸福！

政治的對象是以人爲主，人性最爲需要的是自由、民主、尊嚴和安居樂業。中國文化重視人道，主張和平，但卻一切問題沒有民主的制度，都靠戰爭解決，所以梁啓超說「中國乃戰伐之國，總覽數千年之史乘，其三十年不見兵革者殆希！」已故政論家陳裕清也說：「二十世紀爲戰爭世紀，中國自秦以來，有民主思想，無民主制度，都是以戰爭解決問題」。司馬光在其「資治通鑑」巨著中，更指山「自周室東遷至宋太宗一千四百七十餘年間，國家統一的時間，只有五百餘年而已」。在人類不斷進步的今天，中華文化是「安定天下」的力量，但中華民族絕不能以和平文化自滿！應反省總爲爭帝位、名利，不惜自相殘殺，造成政治悲劇的後果。

中國政治，堯、舜禪讓帝位，禹以後變成家天下，直至清代，都是封建帝王政治，對民主自由缺乏包容，對和平很少不交白卷。幸有中山先生十次起義，建立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但不到四十年又爲中共崛起，祇是過程遺憾。因爲毛澤東曾三次表示：「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中國」；三次表示：

「祇有三民主義可以『救中國』」；在重慶會談，他還穿著中山裝，並表示他和蔣中正先生「都是中山先生的門人」，且在民國四十五年，中山先生冥誕時，親自撰文，尊中山先生爲「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可是他又「不信天無二日」，要「槍桿子出政權」、「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而於三十八年十月一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山先生的「中華民國」，更讓人心痛的是，在國共內戰最後和談時，中共提出八條二十四款，直稱：一、懲治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改編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例；八、召開沒有反動份子參加的政協會議。在條文中稱蔣介石爲「元兇」，首惡，後又罵其「獨裁無膽、民主無量」，更加深了國共的仇恨。政治上有句名言說：「政治的藝術是包容與妥協」，這是衝突的調節劑，可惜中華民族，卻是如此健忘包容，所幸目前是「和平發展」重現希望，不過歷史學者說：「歷史上改朝換代，都是用武力解決統一」。那麼兩岸能否以和

平統一，未來如何，還要看中共的包容智慧。當然政治沒有包容，中共也不是空前的創造者，也不是絕後的發明者！而台灣的統獨之爭，實在是政治的變態，也是民族之恥。

(三) 宗教也是挑戰

人生有三境界，是即自然的境界、人性的境界和宗教的境界。宗教來自信仰，源遠流長。人類宗教信仰，始於對天地神民的驚奇敬畏，信眾由部落、國家而世界，形成世界宗教組織，其影響最大的就是佛教、回教、基督教及天主教等，宗教本是同理、同源為善，如十字軍東征的長期戰爭，就是正牌的宗教戰爭。再如十一年前「九一一」美國「世貿大樓」被炸事件，今（二〇一二）年「九一一」因中東利比亞發生「穆士林無知」的電影事件殺死美國大使，這都是宗教挑戰的歷史重演。豈不可怕。宗教本是博愛勸善，但因教義不同，竟致宗教戰爭，成為社會問題。佛教的最高境界是涅槃和普渡眾生，教主是釋迦牟尼，教典是佛經。基督教的目的，是要在人間建立一個天國，教

主是上帝，教典是聖經。回教的目的，是使世人得到神的恩惠，教主是穆罕默德，教典是可蘭經。各教也有教規，如佛教的戒、定、慧。耶教的受洗、做禮拜。回教的念、禮、齋、課、朝等儀式。他們除佛教為多神教外，多是單神教。各教因教義、教主的不同，是引起衝突，以至戰爭的導火線，也是人類災難的源頭，很是令人不解，博愛勸善，竟也有挑戰，何竟如此。最近看到天主教在台灣的樞機主教單國璽之逝，佛教的星雲大師不僅參加葬禮，且在佛光山聯合各教舉行追思會，為他流淚，是何等難得，今後宗教界是否也會因此能淡化挑戰。

(四) 人性善惡難說

常說：「思想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要知人皆有性格，且有善有惡，都是由人性引起，人性是善是惡主張者，成為千古論戰，莫衷一是。如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告子主張無善無惡，楊雄主張可善可惡。

孟子認為凡人都有仁、義、禮、智的傾向，而仁義禮智都是善的德性，且是不學而知的良能。由

於世人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本能行爲，故可證明善是人類的良知、良能。這是宇宙本然最高的善，因此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這也是孟子主張性善在玄學上的根據。

荀子從心理和玄學批評孟子，認爲宇宙是自然現象，無所謂有道德因素之存在，宇宙祇是「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的自然過程。道德行爲祇是在人事中才有發生，應是「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乃人之道、君子之道」。因此人不能在自然現象中取得善根。至於心理現象，人有本能的和習得的兩活動，乃是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暫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從「性」與「僞」看，人不可能生下來就有惻隱、辭讓、是非、善惡之心。因此人生下來都是殘忍的，結果是互相殺害，有無忠信可言，他且認爲人生都有耳目之欲，聲色之好，因而產生淫亂而不會產生禮義，而歸於殘暴，因此他主張人性是

惡的。至於人類之有道德行爲，乃是得之於經驗，是即「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所以荀子認爲善的德性都是累積的結果，故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告子主張性無善無惡。他認爲性是人生來如此的性質，他說「人之謂性」。是經過鍛鍊功夫化爲仁義，但人性並不等於仁義。又說性如急流之水，流東流西，都不是水性本身所可決定，是依人爲如何開口而流出，所以認爲人性本無所謂善惡，善惡都是外鑠的，而不是固有的。告子說法近乎荀子，祇是荀子認爲惡是本性，而善是外鑠的，而告子卻以爲善惡都是外鑠的。

楊雄是主張人性善惡相混的，他說「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楊雄說法，是在調和孟荀的兩種極端說法。他認爲人的本性，固然如荀子所說，雖有自私，嫉妒、欲望等等惡性，同時也有同情、合群、互助等等的善性，如果我們培養善性，就有善的行爲，如果培養

惡性，就會作惡。楊子和告子的無善惡的說法也不同，告子是認爲行善作惡都是後天學習得來，與本性無涉，楊雄卻認爲善惡都是本性固有的。所以他說：「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

人性善惡對國家社會的安定關係重大，學者認爲孟荀告楊四位爭議不能解決的原因有三：第一他們對於「人性」二字的界說沒有弄清楚。第二是對「善惡」二字，也沒有解釋明白。第三是他們對於人類心理活動的觀察不夠瞭解。

人性善惡，演至宋代，雖有朱熹、王陽明之新說，但多玄想，有越說越糊塗之感，但是生命的目標是責任，我們爲解脫人類的宿命之苦，豈能永遠「四面雲山誰作主，一頭霧水不知宗」導善去惡，應是人性的本務，善惡共存是社會的亂源。

（五）現實落差理想

有道是「空氣中不可能沒有細菌，顯微鏡下沒有完整之物」，說明人在世上，世事萬物，絕無完美，理想與現實永遠有落差。在湖北武昌黃鶴樓有一幅清人撰寫的楹聯：「爽氣西來雲霧掃開天地

憾；大江東去波濤洗盡古今愁」，是我每次到黃鶴樓必看之處。另有詩人崔顥所賦黃鶴樓名詩中「黃鶴一去不復返，此地空餘黃鶴樓。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這些詩、聯之「愁」，很是我惆悵人生太多愧悔，直思如今「心在天山、人老蒼州」，「壯志未酬人已老，匣中寶劍夜有聲」，真是「淚灑西川，一字無題，落葉都愁」，「怎個愁字了得」，正是「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又使我想到目前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聰教授，爲自己預作輓聯說「碌碌無能，一生只作一件事，嚐盡酸甜苦辣；勞勞不息，終歲難偷半日間，渾忘喜怒哀樂」，我不如蔣院長太多，幸與相識，有似也是我的寫照。

曾是明太祖朱元璋十世孫石濤，爲明末清初大畫家，明亡爲僧，自稱「苦瓜和尚」，他說佛家認爲：人的一張臉，眉毛是苦字頭，眼鼻合成一個十字，嘴是一張口，人臉合成一個「苦」字。說明人的一生活，就是在苦難中受煎熬。石濤自稱「苦瓜和尚」，大概是爲了潛心修持，以期脫離苦海，到達

涅槃之彼岸。

這一切說明：「尺之木必有節，寸之玉必有瑕」，道出天下事不會十全十美，總有些缺陷。故孟子說：「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生又如太極圖，這邊多了一些，那邊就少了一些。因此人生要能退一步想，知足常樂。最不應該，「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更不可如曹操所說：「寧願我負人，不要人負我」，如此一來，天下豈有寧日？

三、再說化解宿命的方向

從上述分析，我們已知，「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生爲萬物之靈的人類，豈可因此懷憂喪志，萬劫不復。國父說「人生奮鬥目的是求生存」，我們必須「繼往」「開來」。因此再提出「奮鬥才能生存，讀書可以明理、文化統一中國、文明化解衝突、和平要先和合」的淺見，來與同胞共勉。

(一) 奮鬥才能生存

我生逢不辰，一生下來就聽到砲聲，而今年將

九十，仍是活在戰爭威脅中。我幼承鴉片戰爭帝國入侵，使中國陷入次殖民地，失去民族信心的歷史壓力。及長又逢內憂外患，親歷軍閥割據，北伐抗戰，國共內戰，統獨惡鬥，曾將生命交給國家，參加青年從軍，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赤化，我又在清算鬥爭的恐怖中，結合正在武漢就讀大、中學的近千青年，向社會宣示「有我們在不許中國亡，有我們在誰敢亡中國」，來台後再次投筆從戎，雖然有挫折，但爲生存未忘奮鬥，當然「求仁」是道德境界。

我曾讀狄更斯「雙城記」小說，書中說：「這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最智慧的時代，也是最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想到自己的人生環境，有如「一片白雲橫山口，幾多飛鳥盡迷巢」，更是「萬山不許一溪流，攔得溪聲日夜喧」，而今又看到當代學者高希均博士，形容當代，「我們是由血淚和汗水交織，正徘徊在絕望與希望，毀滅與重生，失敗與成功之中」，直覺自己是一直活在，「國危益覺江山美，世亂從知骨肉香」，而沉浸在「同胞之愛、歷

史之痛、山河之美、故鄉之戀和希望之最」中。

已故美國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海明威，在他名著「老人與海」中，形容老人山蒂埃戈和少年瑪諾林，捕到一條碩大無比的瑪林魚，經過兩天兩夜的海上搏鬥，大魚被鯊魚吃掉，使「勝利一無所得」，少年對老人「不奮鬥勿寧死」的「道德勝利」極爲佩服。蔣經國先生看後寫過一本「我們是爲勝利而生」的書，鼓勵了很多對大陸國共內戰失敗而灰心的人，重獲鼓舞。經國先生曾任救國團主任多年，在其辦公室有兩幅字，令我一見難忘，一是「得意時處之以淡；失意時處之以忍」，另幅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經國先生在戰亂時代，以「千金重擔壓肩頭，一片忠心報黨國」，堪稱是奮鬥人生求仁得仁的楷模。

我國對日抗戰時，中大校長羅家倫著「新人生觀」，令人讀後熱血沸騰，很是鼓舞人心。他強調「弱是罪惡，強而不暴是美」。又說「我們要生

存，就要有意義的生存」。「我們要揮著慧劍，割去陳腐；廓清因循、頹廢、軟弱、倚賴、卑怯和一切時代錯誤的思想」。「我們要用智慧指導命運、用意志貫徹主張、用生力推動工作」。

羅先生的「新人生觀」，是在抗日最艱苦的期間，在敵機威脅，四面火光，形成「浩蕩成江的鮮血，滂沱如雨的炸片」中完成此書，他要「獻給有肩膀；有青春、有心胸、有眼光、有熱忱的中華兒女，尤其是青年」。勝利後在上海等地由商務印書館續印，極爲暢銷，共達二十七版，主持館務的王雲五先生說，這是打破商務四十多年的記錄，的確在任何時候讀「新人生觀」，都會使人熱血沸騰，他是叫人如何奮鬥以求生存的千古名典。也是中華民族永遠經得起考驗的證明。

（二）讀書可以明理：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讀書明理，開卷有益」，曾國藩說「人的氣質最難變化，唯有讀書可以致之」，歐陽修說：「立身以立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讀書就是受教育，羅素說「教

育是人類的希望」，受教育可以明理，故可改善人類生活，促進社會進步，所以接受教育，鼓勵讀書，是任何政府和家庭及個人極應重視的事，友人成惠群學長喜歡讀書，買書，有好書時，常借我分享，讓我最為受益的是「大撤退」、「巨流河」、「歷代亂世英雄傳」、「歷代謀士傳」、「歷代文學藝術家傳」及「鄧小平改變中國」，「前進的思索」等書，還送了我一幅聯語：「享百年壽非關藥；得一日閒多讀書」。在大陸上也有劉紀麟教授、趙萬爽鄉親等贈我「大遣返」、「劉鄧大軍征戰親歷記」、「共和國轉身」等書，受益良多。但讓我最愛的則是「四書五經」、「唐詩」、「古文觀止」、「菜根譚」、「呻吟語」、「格言聯璧」及「藝海微瀾」等書，特別是「菜根譚」、「呻吟語」、「格言聯璧」三書，常是書不離手。能與古今之人相交，不僅明理，更覺胸次開朗，可以使我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前。身在萬物中，心在萬物上。觀天地生物氣象，學聖賢克己功夫」，但是「以聖賢之道教人易，以聖賢之道治己難」。

「看書求理，須令自家胸中點頭。與人談理，須令人家胸中點頭」。

不過讀書也要有方法，由於「求真」是歷史哲學家的使命，所以讀史是明理的先決條件，清代學者黃梨洲說：「讀史不多，無法證明事理之變化，多讀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但經學是史學的探照燈，故讀經應先於讀史。當然不讀書也能活下去，但是只有成長沒有成熟，有如酸澀水果又有何用。讀書最好的能從文、史、哲開始。

至於讀書之道，有謂「買書容易藏書難，藏書容易讀書難，讀書容易用書難。」要能讀通致用，實在不易。至於應讀何書也有三點建議：是即一、為明理之書，如四書五經等。二是謀生之書，如職業用書。三為性靈之書，如唐詩、菜根譚等書。但也有主張，「道理書盡讀，事務書多讀，文章書少讀，閒雜書休讀，邪妄書焚之可也」，不無道理。

總之，一分學問，一分事業，讀書不祇使人明理，亦能使人寡過。馬英九總統家訓中，有謂「黃金非寶書為寶，萬事皆空善不空」。讀書不僅

要會讀有字的書，更要會用心用力去讀無字的書。如此必能明理，也能「樂天倫，養德性」，時時自省自勉，天下就會減少很多無謂的衝突。宋代蘇軾說「人生之味在三餘」，意在勉人多讀書。另如宋之趙普爲兩代重臣，多謀敢諫，治理天下，人問其故，他說：我是「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由此可見，讀對的書，更易明理致用。時下有人強調「讀一流書，造一流人」，我是完全同感的。

(三) 文化統一中國

文化是民族的靈魂，一個民族能夠屹立世界，有賴文化的表現。所謂文化就是生活，亦即人類社會由野蠻到文明努力的結晶，即是科學、藝術、宗教、道德、法律、風俗和習慣等的綜合體。中西文化各有特色，惟中國文化主張天人合一、內聖外王，以王道治國。孔子是集中華文化之大成的至聖，孫中山先生是弘揚中華文化的繼承者。

中華文化的王道思想有安定世界的功能，其最爲明顯的例證，就是全世界諾貝爾獲獎人，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在巴黎舉行第一屆國際大會，在

結論中宣示「面對二十一世紀，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二十五個世紀之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我們認爲所謂「孔子智慧」，就是中華民族的王道之治。但是我們也要坦陳中共文化大革命，要讓孔子穿上馬克思的外衣，幸有鄧小平「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馬克思穿上孔子的外衣。使中華文化復活。在二十一世紀爲中國世紀之時，我很欣慰兩岸對中華文化，也正由對立走向統一。所以我一直在著文呼籲要「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且看胡錦濤主席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四〇冥誕時，表示「中共黨人，都是孫中山先生的繼承人」，亦如毛澤東在重慶會談時，高談他是孫中山先生的門人，尊中山先生爲「革命先行者」。在辛亥革命百週年紀念會上，胡錦濤主席又說「兩岸應共同發揚辛亥革命精神，振興中華民族，要終結對立，撫平創傷」。遂後又看到中共總理溫家寶說：「難道幾千年的文化恩澤，就不能消弭幾十年的政治恩怨」！的確中華民族是一個以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爲理想的民族。全世界在二次大戰後創立聯合國，

就是要各國放棄部分主權，共維世界和平。西人麥克魯漢提出「地球村」，「希望世界各民族超越國界和主權，和平相處。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聰明人沒有永遠的敵人，人生到頭都是空」。曾國藩說：「良田千頃，一日三餐，何必斤斤計較；華廈萬棟，夜宿一席，但求平安就好」，「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國共建國理想，都是社會主義，長期內戰，有何意義？如能以文化統一中國，該有多好！

（四）文明化解衝突

要文化統一中國，世界和平也應共同努力。當前世界雖然中共說「國強不稱霸」，但還要看事實如何，美國已故學者杭亭頓在其「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分析世局，認為文明衝突，是人類戰爭的隱憂，最明顯的就是基督教文明、回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的衝突，也就是美國在回教世界的戰爭，如果回教文明與儒家文明結合，將是西方世界的災難，其解決之道，就是要互相包容，共存共容。如今中共有發言聲望，中華民國也有文化的影響力。這盤棋如何下法，中共和西方，都是執棋

的人，且看如何出手。

英人葛亮洪，直指十九世紀是英國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世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但他指出中國世紀憑藉的不是刀光血影，而是一個世界大同的和平文化的展現。英國史學家湯恩比也說「科技已走入絕境，能幫助世人解決二十一世紀問題，唯有中華文化」。東方李光耀亦如西方說法「若中國崛起，應以文化復興為本，而不是軍事擴張，才能重現漢唐雄風。」中共不是傻瓜，投資軍事，不如投資文化。如能以中華文化服務世界，則二十二、二十三，甚至更多的世紀，也難有其他國家可以與中國相比，我僅為中華民族「以文化統一中國」祝福！

（五）和平先要和、合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都是用戰爭解決爭端，總是戰與和循環，分合無定，從黃帝建國就是使用霸道戰爭，堯舜禪讓，已知人性難解，而提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永執欲中」，其中危、微是指人心與道心可慮，厥中是希望以中道消

弭爭戰。以王道仁政治國，可惜孔子之道，卻未能行於當代，至中山先生以中華文化建國，也是奮志以沒，祇好指示「和平奮鬥救中國」，這是人性的悲哀，也是人性的覺醒，為能生存發展，在我「和平共存是王道」的拙文中，曾引用已故九七愛國老人陳濟民教授和以救世為志的證嚴上人的銘言。陳教授說：「人要活就要和平，要和平就要合作」。證嚴上人以「和與合」為題，罕見的在聯合報發表文章，主張「人與大自然要相容和諧」、「人間和合就是愛心的發揮」。陳教授的「活、和、合」和證嚴上人的「和與合」，都是醫治「危、微」的人心人性的良藥，在「世衰道微，邪惡暴行」的今天，應是「開萬世太平」的解藥。

人要奮鬥以求生存，也要知足以求和平。人生之可敬處，在能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我們不要問上帝站在哪一邊，祇要問我們是否站在上帝的一邊就好了。

四、結語

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概知，人類自古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但也指出「允執厥中」的中道文化，是安定世界，解救人類的法寶。從孔子到中山先生是中華文化的代表，他們結合了歷代聖哲賢能、亂世英雄、智慧謀士、思想精英和文學藝術、為中華民族、力求衝出宿命的枷鎖，走向萬世太平！這是中華民族智慧的驕傲。

人類的確生存不易，生命是淚水和歡笑的結晶，生存是血汗的掙扎，也是至死方休的尋覓。范仲淹有謂「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文天祥所謂「成仁取義」。我們必須奮鬥有方，「在現實中追求理想，在理想中欣賞人生」，美國教育學者利奧·巴斯卡力，在他「人、人生、人性」名著中指出「人生誠如蜘蛛網般，縱使錯綜複雜，希望渺茫，仍是孜孜不倦，勇往直前。而其所編的網線，也許脆弱短暫，不堪風雨的催殘，然而那卻是值得的，因為四週的環境，將因我們的努力，充滿愛與溫馨」。「生死千古同，寂寞身後事」，「人有恩可念不可忘，人有仇，可忘不可念」，人生最難補償

的是懊與悔，面對人性的宿命，所幸「道德可以產生紀律，也會產生度量」。我很欣賞「菜根譚」有一段話說：「操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附權勢者，淒涼萬古。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寧受一時之寂寞，毋取於萬古之淒涼」。這些話也使我養成「寒不改葉，溫不增華」的松竹性格。在工作上我也自勉：「不會說話要會聽話，不會賺錢要會省錢，不會做人要會看人，不會管事要會做事，不會開路要會走路，不會創業要會守成」。使自己成爲社會的資產而非負債。

西方聖人蘇格拉底曾說：「不經反省的生活，不值得活」。東方也有諺語說：「未哭過長夜的人，不足以語人生」。我生逢不辰，親歷憂患，雖然書劍無成，智慧有限，但應是符合反省與哭過長夜的人，是有資格談論戰亂人生處世之道的人，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特拋磚引玉，提出淺見，但也因想說的話太多，很是「剪不斷理還亂」，又因限於篇幅，未敢超出太多，如有辭不達意之處，還請指教。我們怎能讓人生宿命，

永遠痛苦著人類！

爲能暢所欲言，我擬視狀況許可，再以「說是道非問人生」，或以「九十人生之危微臆話」，續談一些我所知道的適應生存之道。

總之一句話，人類社會仍在宿命掙扎，中共在其「共和國轉身」一書中，曾引用學者的話說：「歷史中有屬於未來的東西，找到了，思想就會永恆」，我想這永恆思想，應該就是中華文化沒有國界的「天下爲公」與「大同世界」。過去我會著文強調，「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現在我更強調「以中華文化統一世界」，這不是我們的一廂情願，而是世界的人同此心。國父說「時代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而亡」，我們應順水推舟，創造希望！「心能轉境便是如來」，古往今來，「獸中有人性，人中有獸性」，生命的目標是責任！孤臣孽子，操危慮安，機會不能儲存！萬物之靈的偉大人類！願能共創萬世太平！

（作者係湖北同鄉會前會長棗陽文獻前主委兼主編）